

母親的話

(四)

楊 筱 夢

親愛的孩子：

新年過去，你已將近半歲，時間過得真快，你底成長好像只是在剎那間，但媽媽却巴不得你能像氣球：一口氣就能吹大。

有人問我：「妳現在舒服了吧？沒事帶孩子玩玩，不要辦公多瀟灑！」

實則，撫養孩子真是堅苦的工作。人人都說媽媽瘦了，在肉體上我感覺到從未有過的疲勞，而精神上却感受到，少有的愉快和慰藉。以往，歲月的消逝常增加我無名的惆悵：一事無成，對於一個懷有事業雄心的人是可怕的，如今，未盡的期望都寄托在你的將來；從你身上，我看到了自己生命的延續。你的到來把我底生活全部改了樣：我抽不出時間看書，靜不下心寫作。只有在喂你吃奶的時候捧起書本翻兩頁，在你深夜熟睡的當兒坐下來塗幾句。好書藉是靈性的光，久不接觸精神便會枯萎。寫作能啓迪人生，日久荒廢，生活將要失却靈感。

最想不到是你的降臨成了媽媽失業的主因。工作忙了，惟恐不能兼顧你。吃我們這行飯的，又那兒去找清閒事？值得安慰的，是媽媽留在家，你的飲食起居不必假手於傭人，得失之間是不可以物質衡量的。

家居的日子，媽媽所有的時間

都給了你。

「太太，妳底孩子帶得真乾淨！」
「妳好會打扮！孩子總是漂漂亮亮的。」

「妳底兒子臉色多美，又紅又白——妳要做事呀，下女帶就不會那麼好。」

這就是媽媽六個月的成績！

你成了小「紅」人，附近那些阿姨，姐姐，個個搶着抱。沒人見你不喜歡。實則，你本身的單純可愛遠較媽媽加諸的人工修裝更爲感人。

雖然你是人見人愛，你底心目中却只有媽媽。

當你被來往的汽車，街頭的鑼鼓爆竹聲從酣睡中驚醒，猛然嚇得直哭直叫，一到媽媽懷裡便像有了保障，不哭也不畏懼了。

有幾次，你單獨玩得不耐煩；起初小聲叫，沒人理，你大聲哭了，淚水汪汪地。嗨！一見媽來，又格格笑。媽媽心裡怪不自在的，你倒沒事了。

難怪你爸爸沒法哄你時，便往我跟前送：「去吧，到你老娘那兒去——見着你媽媽，心裡就涼快了。」說也奇怪，剎那前你鬧得像隻小蠻牛，瞬間柔順得宛如安琪兒了。你底小臉緊緊依着我底臉，小手貼着我底衣服；又嬌又乖又親切，那熱勁兒真叫你爸爸受不了。

媽媽成了你底避難所，也是你底安樂窩。媽媽的胸懷便是你的一切，而媽媽抱着你時，便擁有整個世界了。

你有病媽媽最心焦，那一夜括風又下雨，你腹瀉得厲害，老睡不安。好容易哄你睡着，媽媽剛躺下，你便哭起來。這情形一連好幾次，直到深夜，你睡不着，媽媽也不能睡。終於媽媽急得哭。媽媽最感痛苦的，是不能解決和減輕你底痛苦。最後我把你抱往大床上，直守候到你在我胳膊下睡熟才安心。

爸爸經常在外，家內所有大小事，均由媽媽一人包，從早到晚沒一刻空閒。爸爸愛你又疼媽，深恐我操勞過度。他在信上勸我說：「……不要太緊張，譬如買菜，妳也不放心孩子……」爸爸說的自然是實話。媽媽顧慮太多：電影院空氣污穢，媽媽不肯帶你去，自己也就不看電影。菜場人雜，不乾淨，媽媽去買菜，只得把你關在家，却是一心牽掛。吃飯時，鄰居的阿姨抱着你到左近走走，幾分鐘不見，媽媽就惦記。

一位朋友來看我，見着你便說：「小傢伙又胖了哩！可是你媽媽瘦了啦——小楊，妳太細心了，床布也要摺得那麼整齊。隨便點好，太認真自己吃虧的。」是的囉，婚前曾有些同事提醒我「小姐，等妳結了婚，生了孩子，就沒法再乾淨了……像我們……」如今，我結了婚，有了孩子，還是照樣。懶人總是有藉口。

爸爸怕我被家務孩子拖累，常說：「簡，妳是家庭的主宰，妳底

健康就是我底快樂。」他以工作環境限制，不能與我分擔爲憾。我不那樣想，那是我底份內事。有什麼能比擬扶植一個小生命能得到更大的欣慰？

你才兩足月，便會向媽媽撒嬌，一個月前，你已能辨別媽媽的聲音，不論抱你的是誰，只要聽到媽媽講話，便立刻扭轉臉尋，見着我便笑了！那怕哭得再厲害，媽媽抱上手，就有說有笑。別人想從我手中把你抱走可不容易：剛伸手，你就車轉身，貼貼實實伏在媽媽肩膀上，不睬也不理，如果硬拉你，你會大聲叫着，表示反抗。有一回，馬阿姨抱你玩，想逗你講話，你偏不望她，扭轉頭朝着爸爸媽媽看。媽媽在房內走動，走到那裡，你眼睛跟到那裡。馬阿姨火了說：「我偏不叫你！」她把你底頭側轉向她。你氣得哭，眼睛紅紅，到處找媽媽。馬阿姨沒辦法，把你遞向我說：「這傢伙真可惡！」那時你還不滿三個月的娃娃。孩兒的天真感人最深，怪不得你走開一分鐘我都要記掛。

朋友來信說：「帶孩子妳當然比我高明。」理論是這樣，譬如讓你睡小床。你爸爸就說過：「小孩獨自睡，好是好。」他模仿我底口氣：「不和大人同一個帳子，確是合乎衛生。」他看着我，皺着眉頭。「可是，多冷的天！一晚上從被窩裡鑽進幾次，當心妳要凍病了！」

真的，這些時我全然忘了自己。盤據我心底的，是你底小身影。你有些許毛病，病痛就像長在媽媽身上。當你快樂而滿足的時候，最高興的就是媽媽了。